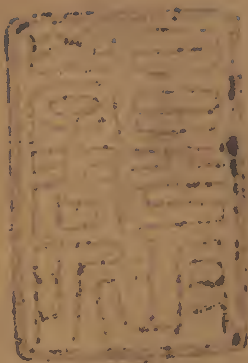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五百三十二之四

百六十四



漢書門類			
五三四五	九七	一	三〇〇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五三四五	三〇〇	一	三六五
號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160)		
函號	365	6	



册府元龜

漢書文庫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十

規諫第九

唐張行成爲太子詹事以本官簡較尚書左丞太宗
幸靈州太子嘗從行成上疏曰臣愚以爲太子養德
春宮日月未幾華夷遠邇停聽德音如留京師監國
接對百僚決斷庶務明習政理旣爲京師重鎮且示

册府元龜

諫諍部

卷之五百三十一

四方盛德與其出就私愛曷若俯從公道太宗以爲忠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郝處俊爲中書侍郎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舖時京城四時及太嘗音樂分爲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爲東朋周王顯爲西朋務以角勝爲樂處俊諫曰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推梨讓棗相視如一今忽分爲二朋迺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酣樂之後難爲禁止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遵仁義示和睦也帝瞿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令止

陳子昂垂拱初爲秘書省正字子昂上疏曰臣伏見陛下憂勤政理而未以刺史縣令爲念臣竊見吏部選人補縣令如補一縣尉耳但以資次考第從官遊歷卽補之不論賢良德行何能以化人而拔擢見補者縱使吏部侍郎時有知此弊而欲超越用人則天下小人已囂然則謗矣所以然者習於嘗也所以天下庸流皆任縣令庸流一雜賢人不肖莫分但以資次爲選不以能得職所以天下凌遲百姓無由知陛下聖德勤勞夙夜之念但以愁怨以爲天子之令遣

如是也自有國已來此弊最深而未能除也又曰竊
惟刺史縣令之職實陛下政教之首也得其人則百
姓家見而戶聞不得其人但委棄有司而挂壁耳陛
下欲使家傳禮義吏勗清勤不重選刺史縣令將何
道以致之耶臣比在草下爲百姓久矣縣令之化臣
實委知國之興衰莫不在此職也何者一州得賢明
刺史以至公循良爲政者則十萬家賴其福若得貪
暴刺史以徇私苛虐爲政者則十萬家受其禍一州
禍福且如是况天下之衆豈得勝道哉固臣以爲陛
下政化之首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伏願深思妙選以

救此弊

魏玄同垂拱初爲鸞臺侍郎兼天官侍郎以吏部選
舉不得人上表曰漢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
傅相大官則漢爲之置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
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
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由來久矣蓋
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
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
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爲至要且天下之大士人
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如平如權衡明如水

鏡力有所極紹有所窮鈐索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
居此任時有非人情故既行何所不至悠悠風塵此
焉奔競擾擾遊宦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陰如溪
壑擇言觀仁猶懼不周今吏考行究能折衷於一面
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乎况今諸色人流歲
有千計群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嘗負人無定限選
集之始霧積雲屯擢序於終十不收一淄澠既混玉
石難分用捨去就得失相半周穆王以伯奭爲太僕
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唯
吉士此則命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

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夫委任責成
君之體也所委者衆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士
盛芘芘之棫樸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人言之
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
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義以察
其度始之於學校掄之於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
於王庭其在漢家猶尚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爲五
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昇於朝三公參得除署尚
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賢之進其課也
詳故能官得其人鮮有敗事晉魏反是所失弘多子

野所論蓋區區之宋耳猶謂不勝其弊而况於當今乎今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行而後言語之義也臣又聞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皆天下俊傑彼之叢爾猶能若斯况以國家而不建久長之策爲無窮之根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流意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卽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朱敬則爲右補闕聖曆二年請告絕羅織之徒上疏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

耕急戰人繁國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趨進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泰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旣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分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知勇俱困不敢開一說効一奇進豪猾之才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病尚聞二子顧眄雍容綽有餘態廼陳詩書說禮樂闡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

詩書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安可馬上理之乎高皇
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
尊方覺帝王之貴此則變之善也尚使高皇排二子
而不收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復
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卽
畧漏難逾何十二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
仁義者聖人之遠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謂祝詞
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况輕
於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構
難不設鈎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峻刑名不可摧姦息

暴故置神甕以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
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能無妖不戮以茲妙
筭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秘術故能計
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
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
不周可同日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跡膠柱少和聲
拯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卽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
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
之可遺覺遠廬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于終日陛下
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

怡愉之辭流曠蕩之澤刈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
鉞杜告密之源絕羅織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
豈不樂哉

王方慶聖曆中爲麟臺監時欲以冬季講武有司稽
緩延入孟春方慶上疏曰謹案禮記月令孟冬之月
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習射御校才力蓋王者嘗事安不忘危之道也
孟春之月不可以講兵兵者干戈甲冑之總名兵金
也金性克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
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

月令章句云大陰新收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
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折陽者也大陰
于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
爲之首種入收也春爲沍寒所傷故夏至麥不成長
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
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
天恩不逆時令至孟冬教習以順天道手制荅曰此
爲久屬太平多歷年載人皆廢戰竝習學文今者用
耀兵威故令教習卿以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舉金
傷木則便害發生循覽所陳深合典禮若違卿請乃

月令虛行佇啓直言用依來表

張說爲右補闕久視中以車駕在三陽宮不時還都上疏曰陛下屯萬乘幸離宮暑退涼歸未降還旨愚臣固陋非爲長策請爲陛下陳其不可三陽宮至雒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給連雨彌旬卽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竝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丘山柰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罇柄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今國家北

有胡寇覷邊南有夷獠伺釁浙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駕彼蒼群生莫不幸甚

劉知幾天授中爲獲嘉縣主簿上疏曰臣聞漢宣帝云與我共理天下其惟良二千石乎二千石者今之刺史也移風易俗其寄不輕求瘼字人僉屬斯在然則歷觀兩漢已降迄乎魏晉之年方伯岳牧臨州按都或十年不易或一紀仍留莫不盡其化下之方責以理人之術旣而日就月將風加草靡故能化行千里恩漸百城今之牧伯有異於是倏來忽往逢轉萍

流近則日月仍遷遠則踰年必徙待廳事爲逆旅以
下車爲傳舍或云來歲入朝必應改職或道今茲會
計必是移藩旣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績用使百
城千邑無聞廉杜之歌萬國九州罕見趙張之政臣
願自今已後刺史非三歲已上不可遷官仍以明察
功過精甄賞罰異弘共理之風以贊垂衣之化又上
疏曰昔有唐御曆列職命官國多剋印之譏人有積
薪之歎自陛下臨朝頓革此風然矯枉過正以爲甚
矣至如六品已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砂
礫其有行無聞於十室卽厠朝流識不及於三隅俄

登士伍斯固比肩咸是舉目皆然罕聞翹楚之歌惟
見伐檀之刺今尸祿謬官其流非一若遂不加沙汰
城恐有累皇風

薛謙光爲左補闕天授三年上疏曰戎夏不雜自古
所誠夷狄無賴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前
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受向化
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
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已後遂革其風
務飾虛名徵求侍子諭令解辮使襲衣冠築室京師
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

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拒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
往世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
統納諫於惠王咸以爲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更晉武
不納二臣之遠策好慕向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
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竊惟突厥吐蕃
契丹等往因入侍竝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
或曳裾庠序高步黌門服改毳裘語兼中夏明習漢
法觀衣冠之儀目覽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
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
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効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

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縱橫之智雖
有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狐恩旋生於過後
及歸部落口不稱兵邊鄙罹災寔由於此故老子曰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以示之况於
夷狄乎又按秦漢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
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
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夫
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頗鈍弓弩不利今聞
頗得漢工然由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
胡人得法况處之中國而使其習是哉臣竊計漢初

冒頓之疆盛乘中國虛弊高祖餒人下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積漠之北以穹廬勝於城邑以羶剽美於章綬旣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生不習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皆誕四人饗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

不會內徙正當劫邊人繒綵麩葉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倡亂邪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有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效忠日磬盡節以臣愚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守不謹邊防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乘之業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克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在中國亦可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

徐堅爲萬年主簿如意元年六月上疏曰臣聞書有五聽之道慮失情實也今著三覆之奏恐致虛枉也

切見比有勅勘當及逆令使者得實便決殺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儻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刑典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其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澡悅見祥刑之意又法官之任人命所懸若不簡擇恐招枉濫諸官僚之內有用法寬平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下允衆望者願踈而退之則囹圄無冤億兆幸甚臣又聞罰不及嗣虞帝之明規罪不至孥漢君之茂德故卻芮作亂而卻缺登朝嵇康被刑而

嵇紹卒用終能立功白狄劾死湯陰千載美談斯爲稱首父子猶其若此餘親尙何疑哉切見逆人之親選曹廣責至於無親無服亦數十條士子之中十將三四今聖人在上寶命維新有道賤貧實爲深耻遂令此等長從遐棄懷才抱器將何望哉是以聖意哀矜頻降恩制令同嘗例各使坦懷故姚壽之徒皆逢任委而在下僚列不識天恩爲求微疵不弘大體又准勅逆人同堂親不得任京及兩畿三輔准法刑戮總麻親不得克近侍宿衛臣望申勅有司勅令之外不得輒爲勘責收其賢能示之曠蕩斯則巍巍之德

作範百王穆穆之風垂裕千祀
張東之爲蜀州刺史舊例每歲差兵募五百人往姚
州鎮守路越山險死者甚多東之表論其弊曰臣竊
按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
人已來泊於後漢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
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
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
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
據有巴蜀嘗以甲兵不克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
收其金銀臣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甲兵

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之後國以富饒甲兵
克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臣布之稅
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
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
膽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昔漢以得利旣多歷博南
山涉蘭滄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
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滄爲他人蓋譏漢貪珍奇
鹽布之利而爲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
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
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

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紀綱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旣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諸葛且縱且擒之伎惟知詭謀狡筭恣情剝貪饕劫掠積以爲嘗扇動曾渠遣成朋黨折技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慚耻提挈子弟嘯引凶惡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逋

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爲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爲群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等往征郎將留惠基在陣戰死其州乃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叅軍李陵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搔擾于今

不息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化俗防姦無耻無厭猥籍至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旦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嵩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交通往來增舊府兵選擇精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爲穩便疏奏則不納

盧藏用爲左拾遺長安四年正月毀三陽宮取其材木造興泰宮於壽安縣之萬安山藏用上表諫曰臣愚雖不達時變竊嘗讀書見自古帝王之迹衆矣臣

聞土堦三尺茅茨不剪彩椽不斲者唐堯之德也卑宮室菲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產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爲帝王之烈豈不以克念徇物博施濟衆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邃宇離宮別館亦已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愛人務奉已也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爲患至今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小臣固陋不識忌諱敢冒死上聞乞下臣此章與執政者議其可否

宋務光爲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元年七月雒水暴溺壞百姓廬舍二千餘家溺死者數百人八月一日以水災令文武九品以上直言極諫務光上疏曰伏見明制令文武九品以上直言極諫大哉德音真堯舜之用心禹湯之責已也臣嘗謂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冥符之兆有感必通其間甚密是以政失於此變生於彼亦猶影之象形響之赴聲動而輒隨各以類應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已來水氣勃戾天下郡國多罹其災去月二十七日雒水暴溺漂損百姓臣謹按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

潤下夫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自陛下光臨寶極綿歷炎涼郊廟遲留時不殷薦山川寂寞未議懷柔水之貽災殆因此發臣又按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盛蒲則水泉逆溢加以虹蜺紛錯澍雨滯靈雖丁厥時而汨嘗度亦陰勝陽之沴也臣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干外朝之政伏願陛下深思天變杜絕其萌以萬方爲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暫勞宵旰用緝明良豈不休哉夫災變應天實係人事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若乃雨暘或愆則貌言之咎雩

崇之法存乎禮典今暫降霖雨卽閉坊門棄先聖之明訓導後來之淺術時偶中者安足神邪蓋當屏翳收津豐隆戢響之日也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皇靈暫閉暫開便欲發揮神道必不然矣何其謬哉至今巷議街談共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燮理陰陽天工人代乃爲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望哉
呂元泰神龍初爲清源縣尉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家者至公之神器神器一正則難傾神器一傾則難正遠自虞夏及乎周秦金水相生成敗相繼者豈惡於成而欲於敗蓋迷於事而失於幾者也夫幾

者事之微也當今中興之初政教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昔夏之興也卑官菲食四海會同其衰也峻宇彫墻五子咸怨殷之興也佑賢輔德輯寧邦家其亡也崇信姦回放出師保周自文武及乎成康風化大行夷夏有截暨乎幽厲王室遂卑強弱相吞寓縣交戰秦皇以降罷侯置守焚書坑儒頭會箕歛嚴刑峻法驪山之徒未息閭左之兵已起夫夏桀殷紂非不欲傳子孫也周幽秦皇非不欲保社稷也而軍敗牧野鳥竄南巢國殘於犬戎地奪於項籍者豈不以侮慢自賢反道敗德開邪僻之路鉗忠直之口左右

侍奉惜祿位而不悟焉伏惟應天皇帝陛下再造區
宇重光日月應五行之運景嗣累聖之洪基九服歸
心三靈叶贊迴羲舒之燿無幽不燭灑雲雨之澤無
生不潤然萬方百姓顛顛然莫不傾耳以聽拭目以
視思聞太平之風願見先朝之化如農夫之望歲同
善人之愒日自頃營建寺塔廣度僧尼朝夕依歸襯
施不絕陛下好善之德以被蒼生然濟時之道恐非
急務何則頃者林胡叛渙獯虜侵擾帑藏虛竭戶口
流亡豈人有厭於枌榆乃事良由於賦歛下人失業
不可謂太平也邊兵未解不可謂無事也水旱爲災

不可謂年登也倉廩未實不可謂國富也而乃驅役
饑凍雕鐫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陛下中興之
務又異如來慈悲之法臣比見都邑坊市相率爲渾
脫隊駿馬胡服名爲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之勢也
騰逐喧噪戰爭之象也錦綉誇競害女工也徵歛貧
弱傷政體也胡服相觀非雅樂也渾脫爲號非美名
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以軍陣之勢列庭
闕之下竊見諸王亦有此好衣馬旣盛奢麗相高今
藩邸初開庶官必具何不董之賢傳教之義方明君
臣之禮磐石之固豈不偉哉方乃驅率下人相尚胡

戲自家刑國豈若是焉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者斯實愚臣之所未喻也臣謹按洪範八政曰謀時寒若君能謀事則時寒順之何必裸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又禮記曰立秋之月行夏令則寒暑不節夫陰陽不調政教之失也休咎之應君政之感也理均影響可不戒哉夫樂者動天地感鬼神移風易俗布德施化重戎狄之曲不足以移風也非宮商之度不足以易俗也無八佾之制不足以布德也非六代之樂不足以施化也四者無一何以教人臣本凡愚不識忌諱

而生草澤頗曉物情知而不言非忠也言而不實罔上也忠於國者以臣爲讜言佞於朝者以臣爲誹謗伏惟陛下少留意焉臣聞君舉必書有國彞訓書而不法後嗣何觀臣又聞建國君人尊師重道禮由天作樂以地制禮樂備風化行焉伏願陛下敦風化之本重黎庶之費興念或躍思締構之艱難矜孤恤窮思時政之可否安人和衆覽先朝之事業非軍國之衆則息而罷之有佞諛之言則察而退之有忠直之諫則誘而進之豈惟天下幸甚實亦社稷之大計也臣奉陛下搜賢之制忝所知直之言舉雖乘鴈雙鳧

不爲損益而主聖臣直敢不庶幾安能和光同塵懷
忠蓄憤上失陛下求賢之望下虧愚臣事主之節亦
何以視息於人間飲啄於聖代伏惟陛下少加詳擇
疏奏不納

成大琬爲絳州刺史景龍中宴侍臣於梨園亭因問
以時政得失大琬對曰夫釋教之設以慈悲爲主蓋
欲饒益萬姓濟拔群生若乃邃宇層軒珍臺寶塔耗
竭府庫勞役生人懼非菩薩善利之心或異如來大
悲之旨臣備職方岳叨膺洪化敢陳芻蕘狂妄死罪
中書令蕭至忠奏言方今百姓貧乏邊境未寧府藏

內空倉廩不實誠宜節財用之費省土木之工務存
農時愛惜人力寺觀之役實可且停大琬之言伏希
采納帝曰善
韋嗣立爲兵部尚書景龍中具疏曰設官分職量事
置吏官得其人天下自理古者取人必須採鄉曲之
譽然後辟於州縣有聲州縣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
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
所歷者甚深用得其才則理用非其才則亂理亂所
繫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試効
則頓至遷擢夫趨競者人之嘗情僥倖者人之所趣

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補授無限負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官署典吏困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迹消聲懷歎恨也

盧懷慎景龍中爲御史中丞上疏言時政得失其一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如有用我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按其功也昔鄭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赭之孰殺子產吾其

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終有遺愛流芳史策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其嘗材乎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下車布政罕終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卽遷除不論課最或有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冒進不顧廉耻亦何暇爲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不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米所以空虛百姓彫弊日更滋甚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力

偷安爵祿但養資望陛下雖勤勞之懷宵衣旰食然
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共爲苟且而已寧盡於公乎此
國之病也昔賈誼所謂盜蹠之疾乃小小者耳此弊
久而不革臣恐爲膏肓雖和緩不能療豈蹠蹠而已
哉漢宣帝綜覈名實興理教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就
增秩賜金以旌其能而不遷於潁川前代之美政也
又古之爲吏者長子孫倉氏庫氏卽其後也書云事
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望請諸州郡都刺史
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已上不許遷除
察其課效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

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其政績
無聞其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
萬方之人一變于道矣致此之美革彼之弊易於反
掌何惜而不行哉其二曰臣聞尚書云唐虞稽古建
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之義也又云官
不必備惟其材又言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爲
官擇人之義也臣竊見京諸司員外官所以委積多
者數餘十倍近古以來未之有也官不必備此則有
餘人代天工多不釐務廣有除拜無所裨益
審原梯睿宗時爲諫議大夫上疏五條具陳政體一

曰臣聞俗正時康則因循而易守人訛道替則馳騫而難安或垂衣而有餘或日娛而不足雖唐虞之盛烈文武之鴻徽未有不委任股肱留情陟用故善人者天地之綱紀帝王之羽翼靡革於仇讐莫限於芻隸不可失也自天授以來二十餘載周興來俊臣等譖害忠良壅蔽正直先皇舊臣夷滅殆盡惟有狄仁傑魏元忠尚存仁傑等處先帝之朝猶爲小吏及周室之際實謂忠臣或樹績當時狗身王室近者變故頻及衣冠掃地忠臣名士纔餘數人爲陛下之棟梁作聖朝之耳目今者元惡已誅佞臣咸黜而人訛俗

壞爲日已久理宜開張聖德杜絕猜嫌用是求人宣力王室使醜正惡直之士不有容其間隙讒邪佞媚之徒無所施其巧辯然後可以議黎元安邦國則僥倖源塞聖王道興若使浸潤旁通危人路啓顏俊忠而獲罪茂先直以招怨雖有涓濱之賢傅巖之秀途蓬幸遇難以爲用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拯濟之道將安所施二曰求材之難每留連於大聖知人不易亦惆悵於先哲今天下諸州良牧蓋寡何者古難其選今侮其職也然而代所重於京都時見輕於州縣者何也古者牧守政成擢登三事郎官特秀先宰

一同潁川則黃霸爲公會稽則五倫入輔事不師古
何能垂濟誠願尚書曠職則於方伯求材卽位闕官
必以循良擢用事懸象魏道著彝章茲令克行仁風
大闡考績三載誠爲故實三曰隆周之君垂仁義以
勗後亡秦之主訓刑罰以流嗣或八百延慶或二代
亡家餘烈可知前史明鑒伏以太子初建養德春宮
諸王在藩飭躬朱邸並請遠去邪佞親近正人知好
佞之危身識尊儒之廣德動遵師傅之訓察納風雅
之言誠使官府官僚賓客侍讀日資其道德月奏其
藝能與仁義於邦家樹邕穆於天下臣又以悖逆庶

人先朝之愛女也肆讒慝干朝政崇甲館之華麗極

宇內之驕奢新都宜城先朝之庶孽也

新都宜城二
公主邑名

賜不踰於已分言不預於外謀抑以全身踈以遠害
故寵者則驕矜而遇害踈者則抑損而獲全誠使悖
逆新都易地而處則存亡去就可立而待也故長安
非賢燕后爲愛古今明驗斷可知矣誠願公主駙馬
不得假以權要所犯必有懲所習必有藝則九族旣
睦萬邦以寧臣觀老尚虛無釋尚寂滅義極幽玄之
旨思遊通方之外故入道流者則虛室生白淨慮玄
門該釋教者則春池得寶澄心淨域然後法貫群有

道垂兼濟過此以往莫非邪惑其有嚮取先覺詭飾
浮言以覆殿爲經坊用層臺爲道法皆無功於玄慮
誠有害於生人梁武靡報於前先朝殷鑒於後咸耳
目所接黎元憤怨伏以公主入道京城置觀雖昭報
之成有功於天旨而社稷之計莫踰於淨人若使廣
事修營假飾圖像盡宇內之功巧傾萬國之資儲爲
福則靡効於先朝樹怨則取謗於天下自隋室以降
寺觀尤多禪定東明之域足愛緇黃之衆更爲建立
罕見其宜後失請收前弊未遠又先朝所狎僧衆或
有猶居聖側無益於政理有紊於朝章並請屏退無

令親近五日夷狄有釁廟堂之憂也近壘多虞大夫
之耻也今聞黠虜擅命堅昆娑葛養精蓄銳以南侵
爲多事而人戶全虛府庫半減倘或後歲之始來秋
之末良弓漸勁塞草將衰朔代交鋒靈夏受敵中國
將何卒應哉伏願共天下以禦匈奴率王公以憂邊
事輕租薄歛和下土之心簡賢任能結衆人之愛去
奢從儉實府庫之積推仁重信納將士之謀去私恩
布公道故知兩夷有隙上國之資也高壁藏威待兵
觀變因二虜之相持擅漁夫之厚利計有可舉時不
可失斯五者竝政之要也伏願陛下舉宏綱省衆務

高拱崑廊責成賢哲徘徊於大道之域從容於無爲之場故立綱垂制後嗣流範至仁也安上全下先業不墜至孝也感而必通姦不暇伏至明也神化風行萬方草靡至德也必使休徵累及聖政日隆遐邇宅心戎夷慕義神功光乎區宇鴻業格乎天地三代之興皆由此也帝覽而善之

韓琬景雲中爲監察御史上疏陳時政曰臣敢以耳目所聞見而陳之伏願少留意省察臣竊聞永淳之初尹元貞任岐州雍縣令界內婦人修路御史彈免之頃年婦人夫役修平道路蓋其嘗也調露之際劉

憲任懷州河內縣尉父思立在京身亡選人有通索關者于時選司以名教所不容頃者以爲見機俊人矣頃年國家和市所由以尅剝爲公雖以和市爲名而實抑奪其價殊不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矣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仕逸往年選司從容安問而以禮敬待頃年選司無復曩時引接但如仇敵估道耳往年効官交替者必儲蓄什物以待之頃年替人必誼競爲隙手執省符紛然不已往年召募之徒人百其勇爭以自効頃年差點勒遣逃亡相

繼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勝數夫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稱其人須人不虛位除此之外使其耕桑任其商賈何為引令入仕廢其本業臣愚以為國家開仕進之門廣矣皆棄農戰工商而爭趨之當今一夫耕而共數百人食庶使公私皆無儲蓄矣若不釐革其弊必引政令風化年年不等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一十一

規諫第十

唐楊武本名弘武乾封中自司戎少常伯遷西臺侍郎高宗嘗問曰卿在司戎受非其才何也武曰臣妻剛悍其所囑不敢違阻高宗嘉其不隱笑而遣之或以武言諷帝之用后言也及在政事謙慎自守而已

李景伯景龍中爲給事中又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爲迴波詞衆皆爲諂俛之詞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旣過三爵誼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真諫官也

楊相如先天中爲常州晉陽尉上疏陳便宜曰臣聞賈生之言曰人君之於天下猶令人置器置之安處則安危處則危是國之安危政之理亂亦由乎陛下所置甚易爲也今陛下以命代之主率易爲之資握黎元之命包宇宙之廣盡係之於陛下陛下可不置

之於安處乎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斯之謂矣陛下在黎人之上居萬乘之重將欲爲也天下已隨之將所尚也天下已尚之然風俗之端邪正之首者皆從陛下所爲也非徒風俗邪正所係亦禍福存亡在焉陛下取舍運爲甚不可忽也臣不敢遠徵古昔博引傳記請以隋煬帝太宗文皇帝言之煬帝籍文皇之資躋太寶之位兵加海外威震區中乃自恃其強不憂時政大縱驕恣成猜險所爲不軌所行不順忌忠正之義黜廢賢良狎便佞之言昵愛邪僻荒淫酒色窮極綺麗兵戈不息調役非時奇技淫巧者

率獲登遷力邊攘寇者皆愆財賞不恤人之疾苦不知政之理亂君臣阻隔上下相蒙雖制勅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爲行若是人何克從夫推心不誠欲人之附已資惡內熾望俗之無邪猶却行追人向日避影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煬帝不節其慾而欲禁人之慾其可得乎故四海之風淫天下之情僞其人怨其俗蕩貞髦擯逐姦逆競馳皇綱紊而隙生禍釁滋而難作昔之有隋也今轉爲大唐豈不以縱慝無厭危患不恤舉天下之大一擲而棄之荒迷沉亂終不自覺要之

覆滅死於人手爲天下笑甚可痛哉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諺云前車覆後車誠然則主社稷承宗廟者可不極思慮深勗勵乎夫昏主卽聖君之資亂邦爲開國之始是用集我昌運太宗以聖德英武雄才睿畧掃除昏虐大濟生人叱叱而四維更張指麾而六合復正其知人任使盡得其才或取諸俘虜讎敵並推懷而用之意豁如也故房玄齡識之於月品尉遲敬德狎之而不疑接李靖以優禮此天下之智謀所以得輸其赤心天下之勁勇所以得盡其死力也帝業旣就寰中已安後武先文勵精爲理務堯舜

之道想致羲皇之俗開禮賢之館置十八學士聽朝
之後覃思典墳周通百家樂而忘倦所謂武以得之
文以守之其帝王臧否安危成敗政刑理亂風俗興
衰皆鑒於前古比之明鏡故以書籍爲古鏡魏徵爲
人鏡見善則行之不善則去之聞直言則欣然受納
得一士則喜見於朝諂諛便媚者不得臻於前梗正
貞賢者從容於左右矣貞觀之際太平俗洽官人得
材功賞必實刑不謬及禮無愆度于時天下晏如遺
糧在畝盛德洽於人心而祥風游乎海內矣非太宗
之明懿聰達虚心治道與天下貞臣正士同心戮力

豈能致於此乎初東巡以供奉不精而有罰旣到雒
邑入理隋之舊官頗趣遊畋或見可欲魏徵驟諫太
宗欣然罷之曰非公無此語也自是帝節慾向道思
愆納正用斯而言則聖人之情不必無慾也且物懸
於外情動於中情之動中則無窮也物之銜外則不
極也以不極之物銜無窮之情動而不爲之節制雖
有聖智亦安得致升平之事乎故太宗之情非無慾
也擬致升平之資故樽節維持之耳往以隋人失御
天命有歸而始終經綸斯亦勤矣首建大義提三尺
安八紘創萬代立社稷傳子孫位已重矣功已大矣

亦安得不思盈滿之誠而檢嗜慾之情乎故太宗之於崇臺邃宇非不愛之惜人力也寶衣玉石非不美之節人財也妍倡絕豔非不樂之妨聽政也犬馬畋獵非不好之蕩心意也此數者皆能裁抑之是使人之賦歛也輕歲之調役也寡舉人之利甚博資國之用不費國用不費人利是豐則不言而禮讓自行清淨而仁義大洽非徒太宗之爲理若是古之明王聖主曷不繇茲道乎臣歷觀有國有家莫不以驕矜放縱而滅畏慎謙恪而興然鮮蹈興平之衢多遵覆滅之路者何也實以在旣安之日側忘兢畏及危逼之

勢始思悔咎徒成追恨亦何補乎臣誠以人主之在深宮方安平之日若能先慮危難以自悔勗去不經之道防可欲之原務任賢之規除輕暴之迹則履萬有必安之途而無顛蹶覆辱之患矣行之甚易在人主爲之臣所以舉隋氏縱慾而亡太宗抑慾而昌願陛下詳擇今天下皆拭目而視傾耳而聽欲望陛下兢兢業業以致太平也臣誠以爲宜劾太宗去邪佞之士進忠賢之人與之討論詩書談議得失以見先古之成敗以較當今之可否行其所長棄其不善如此則朝廷無僻謬國政必清平矣臣又聞書籍所載

美惡具存採其陳迹爲之鑒誠陶然其中甚足樂也亦何必窮逐聲色巡遊罔倦不務詩書之樂乎非獨妨於政理徒勞棄日矣往者太宗嘗勅魏徵作群書理要五十篇大論得失臣誠請陛下溫清閑暇以時觀覽其書雖簡畧不備亦足以見忠臣之讜言知經國之要會矣夫古之人主莫不委任忠正廣務才賢而保正全忠者稀傾側向背者衆非緣人主知其不忠不正而用之也蓋似正而非正似忠而不忠深心以藏邪厚貌而難測耳所以嘗患謬用之而不辨其真實也且非忠正尚不辨其真實况實忠正豈得知

人主見之固將親近之矣此真邪佞之臣也陛下可不測而去之乎大率人君皆惡其臣忤心而欲人之順已賢臣正直安得不忤心乎邪臣諂詐安得不順已乎故積忤生憎禍之路也積順生愛福之門也此邪佞所以常親而寵賢臣所以嘗踈而辱也自古帝王之使臣佐者曷不多論此弊乎陛下誠能反是而求之精心而察之愛其所忤而收忠賢憎其所順而去邪佞則天下之忠正可以比肩重足天下之太平可以千秋萬歲太宗之政化復行堯舜之淳風日用矣此愚臣所以請陛下審察忠佞測恕之之術也國

家自垂拱以後至於近年寇賊屢興兵革數動邊師
潰喪日費滋多加以觀寺修營錫賚繁數郡縣之吏
未息侵漁寰區之氓率盡周饑官班冗贅淫費頻煩
近者大獻直言時有切諫徒聞讜議竟不施行至于
營造未甚休息是使國儲不足人蓄久空俗弊之繇
其來已漸又制勅甚重姦非莫懲節限雖多逾越極
衆孤霸寡援者小罪必罰貸賂朋黨者大愆不繩聽
斷之獄不審寰中之罪未肅也夫法貴簡而能禁罰
宜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譬琴之不
理宜在更張路之不平終當徒轍若不改創而求理

而信任乎故有獨行而見踈有懷忠而受讒矣此先
古帝王迷惑錯誤以不忠爲忠以賢爲不賢率皆十
八九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非夫聖王明王則
不能知也今陛下聰明在位慶祚方遠若欲任人擇
士取致太平必宜先辨忠賢以別邪佞若忠賢旣辨
邪佞不雜正人爲之羽翼邪人不造其間則有仁義
道德行於四方而無諂諛傾巧以亂陛下也且忠賢
邪佞雖有難知今以陛下明悟神聰孜孜選用更垂
之以睿鑒又加之以密察豈有不知之者乎然其審
察之宜可以意測可以情恕矣以意測者測邪佞之

臣也以情恕者恕忠賢之臣也夫忠不似佞佞則似忠請陛下測之恕之則可知也臣聞人之性分不可轉移邪佞忠賢各有所趨順道違俗忠賢也違道順俗邪佞也若言之拂耳行之忤心動繇先王之道事極終始之慮志惟安國衛主者忠賢之所爲也故邪質而不佞勤誠而取容務正道而抗節人主聞之固將踈遠之矣此真忠賢之臣也陛下可不恕而用之乎順欲從旨甘言美飾不繇先聖之道思亂國家之政務於要利以惑主者邪佞之所爲也故發小惠以賈信忘大義而苟合權寵勢而挾威伺愉悅而爭媚

安揚湯以止沸不可得也臣請一皆除去碎密不察小過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此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矣然後停不急之務漸無爲之理休罷造作節戒之賦息徭役除贅官絕吏之侵漁復人之本業斯則人安而俗富也且俗富則國富人安則國安所爲之術無他惟此而已矣帝覽而善之

張九齡開元三年爲左拾遺上疏曰古之選用取其聲稱或遙聞辟召或一見任之是以士修業行而流品不雜臣以爲吏部始造簿書以備人之遺志今反

求於案牘不怠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紀去之彌遠可爲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尉於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論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畧如此豈不謬哉臣以爲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夫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而有識者之所歎息也

褚無量爲右散騎嘗侍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無量上疏請修德曰臣聞尚書洪範傳云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其變昔成湯遇旱引事自責云女謁盛邪

今大廟毀壞耶是事先祖變見後宮之中非所幸者親厚之後簡出少多以應其變又竊聞左右近臣妾奏云國家大廟其材木本是符堅時舊殿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造此廟臣按地志隋文帝開皇初創置長安城卽造此廟元非符堅及宇文氏所作况我國家及隋文帝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豈復遁取符堅之舊殿以克大廟者乎此則言僞而辨殊不足採納伏願精選舉用賢良節奢靡輕賦稅繼絕代慎刑罰納諫諍察諂諛夫如是則人和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和矣人天和會災異自銷伏願虔奉

神心克謹天誠呂向爲起居舍人玄宗東封嘗令突厥入伏馳射向上疏諫曰鷓鴣不鳴未爲瑞鳥猛武雖服豈齊仁獸由是醜性毒行久務嘗積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今陛下收其頃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參玉帛之會詔許侍遊召入禁伏賜以馳逐使操弓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倘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蹙逼嚴蹕稍冒清塵縱單于爲醜穹廬爲汚何塞過責伏願勿復親近使有分限侍不失嘗歸於得所孰不幸甚

劉彤爲給事中開元十七年朝五陵每發行宮天尚未曉彤上疏諫曰將事發軫路猶曠黑紅塵四合白刃交馳往來不相知左右不相識假令有敗車逸馬枯木朽林則變在不慮患生所忽不可輕也伏願慮及細微以安宗社拜陵之日必候朝光凡百歡心普天幸甚制曰朕夙敬之志惟在昧爽卿重慎之誠欲及辨色國體宜爾用納良規然要須早朝稍盡夜漏耳

高適爲彭州刺史時劍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州各置一節度百姓勞擾適上疏論西山三城事曰劍南雖名東川西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界於南蠻

也茂州而西經羌中里平戎數城界於吐蕃也臨邊小郡各舉軍戎並取給於劍南也其運糧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猶不舉今梓遂果閬等八州分爲東川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可得而叅也而嘉陵比爲夷僚所陷今雖小定瘡痍未平又一年以來耕織都廢而衣食之業皆貿易於成都則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賦稅者但成都彭蜀漢四州也又以四州殘弊當他十州之重役其終久不亦至艱又言利者穿鑿萬端皆取之百姓應差科者自朝至暮按牘千重官吏相承懼於罪譴或責之於鄰保或威之

以杖罰督促不已遁逃益滋欲無流亡安可得矣此日關中米貴而衣冠士庶頗亦出城山南劍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與蜀人雜居其外合尉備皆求於蜀人矣且田地疆界蓋亦有涯賦稅差科乃無涯矣爲蜀人之計不亦難哉今所界吐蕃堡而疲於蜀人不過平戎以西數城矣邈在窮山之顛垂於險絕之末運糧於東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以戎狄而言之不足以利戎狄以國家而言之不是以廣土宇奈何以險阻彈丸之地而困於全蜀太平之人哉恐非今日之急務也國家若將已戍之地不可廢已鎮之兵

如不可收當宜却停東川併力從事猶恐狼狽安可
仰於成都彭蜀漢四州哉慮乖聖朝洗盪關東掃清
逆亂之意也倘蜀人復擾豈不貽陛下之憂昔公孫
弘願罷西南滄海專奏朔方賈捐之請棄珠崖以寧
中土讜言正本匪一朝一夕臣愚望罷東川節度併
於劍南西川不急之城稍以減削則事無窮頓庶免
倒懸陛下若以微臣所陳有萬分之一下宰相廷議
降公忠大臣定其損益與劍南節度終始處置疏奏
不納

趙退翁志行修潔不求聞達寶應中兵荒頗甚人多
艱乏又將營奉泰建二陵或稱奢侈退翁褐衣上疏
以爲宜遵儉薄時人稱之
裴諤大曆中爲河東道租庸鹽鐵等使時闕輔大旱
諤請入計代宗召見便殿問諤推酤之利一歲出入
幾何諤久之不對帝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帝曰何
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歎
穀菽未種誠爲陛下軫念先問人之疾苦而乃責臣
以利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是未敢卽
對也帝前坐曰微公言吾不聞此拜左司郎中帝時
訪以事

元稹元和初爲左拾遺既居諫垣事無不言節日上
疏論諫職又以前時王叔文王伾以猥藝待詔蒙幸
太子永貞之際大撓朝政是以訓導太子宫官宜選
正人乃獻教本書曰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
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爲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
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冒昧殊死而言
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
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親
周召則義間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
不謂教之然邪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習

目不得悅淫艷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凌亂之音
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
游不得縱追禽戮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絕之珍
凡此數事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見之
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遊習旣成雖有放心
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
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諫之者有
所諭焉故庸佞違道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
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當其所近苟
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

而遊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化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官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之人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攝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

丞相也因讒寃死無所自明而况於踈遠之臣庶乎若秦則亾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謙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景武昭宣天資甚美才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得虞篡弑矣然而惠帝廢芳之際猶賴羽翼以勝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始畧自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皇帝之在藩邸以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習卽位之後雖遊宴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

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遊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卽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踈賤之用至母后臨朝剪棄王室當中睿二聖勤勞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旣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吐扶衛之一詞而令鑿匠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邪兵興已來滋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耗曠不任事者爲之卽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試之徒疏冗散賤之甚者縉紳耻繇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

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良而可以疾廢耗曠不知書者爲之師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不及上下之甚也近制官寮之外往徃沉滯僻老之儒克侍直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逐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身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佑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知省矣臣獨以爲列聖之謨則可也計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之中才而又生於深宮優笑之

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是之所自也况稼穡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特願陛下思成王訓道之功念文皇將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官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爲之更日進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子衆傳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以備則資遊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而是倫匹其盛哉則俾知百王莫不

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平朱虛之強蓋所爲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已降因賤其兄弟而剪其本枝者同年而語哉憲宗覽之甚悅

白居易爲右拾遺翰林學士時元稹自監察御史謫爲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群上前面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曰臣昨緣元稹左降頗已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

權勢祗如奏李左公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元稹爲誠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爲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繇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旣從重罰足以懲違况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爲責辭然外議喧喧皆以爲稹與中使劉士元爭聽因此獲罪至於爭聽事理已具前狀奏陳况聞士元踣破

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歐打者亦以元稹爲誠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繇得聞此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訪問元稹自去年以來舉奏嚴厲在東川日枉法沒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綱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樞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玠違勅徵百姓草又奏韓臯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此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

積守官令貶爲江陵判司卽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
報怨朝廷何繇得知臣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
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坑燼火燒殺善
貞曾未數年錡果反至今天下爲之痛心臣恐元稹
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繇得知不法之事
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誤在降
一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於再三誠以
所損者深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疏入不報
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爲魏徵子孫贖宅居易
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

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其錢不多自可官中
爲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嘗
又欲加河東王鐔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
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鐔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
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鐔進奉而與之宰相無深
益於聖朝乃止

蔣又爲右拾遺史館修撰張茂宗居母喪有詔起復
尚義章公主又上疏抗論以奪情之事本屬金革脫
纓成婚敗禮尤甚德宗召對申論之然竟不從
李渤爲贊善大夫分司東都遣使奏表陳時政凡五

事一曰禮樂二曰食貨三曰政刑四曰議都五曰辯
讎渤元和初詔以嵩岳處事起爲拾遺後歷補闕著
作以論時政得失爲已任前後章疏上者尤四十餘
條至是雖以散秩處東維而諫疏不已
張仲方寶曆中爲諫議大夫時鄆縣令崔發因辱小
黃門敬宗赫怒命臺推鞠及元日大赦獨發不得宥
仲方上疏其畧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需
澤始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由是發得不死時論美
之

張臯長慶四年正月以處士上疏曰臣聞神慮澹則
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和則必臻於壽考作則必
致於傷殘是以古之聖賢務自願養不以外物撓耳
目不徇聲色敗性情繇是和平自臻福慶斯集故易
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詩曰自天降康降福俾穰此
皆理合天人著在經訓然則藥以攻疾無疾故不可
餌之高宗朝有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遠深達攝生
其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於代序論云凡人無故
不宜服藥藥勢偏有所阻令人藏氣不平思邈此言
可謂洞於事理也或寒暑爲寇節宜有乖事資醫方
尚須重慎故禮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施於凡庶猶

且如此況在天子豈得自輕先朝暮年頗信方士徵集非一嘗試亦多累致危疾聞於中外足為殷鑒皆陛下素所詳知必不可更踵前車自貽後悔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直長忤旨莫敢獻言臣蓬艾微生麋鹿同處既非邀寵亦又何求但以曾覽古今粗知忠義有聞而默於理不安願陛下無忽蕩蕩庶俾萬一時穆宗頗好金石之藥疏奏帝嘉歎久之竟訪臯不獲

殷侑文宗初為衛尉卿會滄鎮不定兵久未解詔令五品已上都省集議時宰臣方務剪除賊寇莫敢異議獨侑抗疏其畧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為大計以善師攻心為神武以含垢安人為遠圖以漏網吞舟為至德帝雖不納深所嘉歎
韋溫太和中為右補闕時宗正寺奏大廟第四室第六室破漏有司不時興工將作監王堪及度支判官等各罰俸遣命中人領工徒於禁中即日修營材木修葺溫上疏曰臣伏見今月五日勅將作監等修葺大廟稽遲各已罰俸特命親臣專知繕理有以見陛下奉宗廟孝思之至也臣聞條合其職國家所以理事歸於正朝廷所以尊今朝廷備制度置百官事存

典故用有經費最重者奉宗廟也大廟當修詔不踰月有司弛惰曾不加誠宜黜慢官者以懲不恪之罪擇可任者責以繕完之功此乃事歸於正官理其業而聖思不勞百職無曠矣今慢官不恪止於罰俸憂軫所切便委內臣是許百司之官公然廢職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群官有司便同委棄此臣竊爲聖朝惜也事關宗廟皆書史策苟非舊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詔書復委所司營葺則制度不嘉官業交修矣疏奏帝甚加納由是追止中人命有司嚴加修奉王直方開成中爲右補闕上疏曰臣伏見近歲已來

災害不作兵革休息百穀豐稔四方寧泰者非他是陛下恭儉清淨日慎一日之所致也伏見陛下事異於前時中外之心有所驚惜此者雖有教坊音樂陛下未嘗賞悅因有錫宴與人共之如此則雖有伶人不害於事陛下卽位之始宣徽教坊悉令停減人數聞近來稍不如此樂工弟子賜與至廣每有此事向外流傳傷陛下聖德豈容易也臣以爲鄭聲娛人音樂動聽能使人情迷亂捨棄萬事而爲樂不足也臣伏以聖體未安加以聲色之翫侵蠹聖祚得不憂乎帝覽奏嘉歎賜帛百疋并以表示宰臣令宣付史官

魏謨開成中爲右拾遺時有詔以叙州司戶叅軍董昌齡爲硤州刺史昌齡前在邕南以殺衡方原得罪無何復有是命謨上疏曰臣聞王者渙汗之恩凡罪寬宥惟故殺人者死乃百王不易之典也其董昌齡比者錄以微効仕之方隅不能砥慎寵光恣其狂暴無辜殺戮事跡顯彰妻孥含冤萬里來訴伏蒙陛下睿聖慈憫念其枉橫特令鞠効尋得罪源尚以微績曲全性命中外言議竊爲未當今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則殺人者遭拔擢冤苦者何申訴此則法理所紊定爲不可臣忝備諫列不敢不言况陛下慎恤刑獄

朔望徇省慮有寃在濫以及生人儻事理稍乖則傷聖化今茲寵授物議囂然伏乞陛下速廻成命以警列士則天下幸甚疏奏數日昌齡復改爲洪州別駕崔承嘏爲諫議大夫帝以淮南諸道仍歲大旱租賦不登國用多闕及是以度支戶部分命宰臣專之承嘏上言宰相者上調陰陽下安黎庶致君堯舜致時雍熙俾之閱簿書算緡帛非所宜也帝極嘉歎後唐杜崇龜清泰初爲翰林侍詔右贊善大夫同正上言曰近日星辰變度若雨霖靈是生靈共感之災致緯象垂芒之異惟宜修德以答玄穹臣竊以修德

遍在君臣非獨在於君父自古創業守文之主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省躬則化災爲福臣見今月三日夜五更初有二星變異一出軒轅前路一出室壁之間凡五星之氣不合五行一德稍虧五星變異臣恐自戰爭已來或有功臣義士枉抱幽冤或有名山大川失於禋祀今九月震雷極爲異事雷者天之號令八月收聲今震伏不時是號令失節之象陛下繼覃赦宥虔禮神祇惟德動天其災必退更宜師古以合天心惡殺好生資於睿化詔曰杜崇龜術精玄象職在禁廷觀若雨之霖靈視文星之變異形於章奏

足驗忠勤修德省躬朕誠有愧見災而懼安敢忘懷載閱所陳深所嘉獎後唐馬勝清泰中爲深州司功詣闕上封事曰夫道貴適時謀須應務不可專遵前古不可苟徇今時必在合宜方能致理臣見賊盜律凡盜竊資財多少及放火燒場據所燒物數爲錢數裁斷比來法司嘗行此律令若情敦去殺道在恤刑欲令惡鳥移聲小人革弊致風行草偃須以猛濟寬臣竊見鄉村人有殺牛賭錢嗜酒不事家產者初則恣其克頑後則利於財物若以嚴刑止絕因茲蟻結蜂屯便成群盜耳臣以爲但是竊盜不計財物多少

及放火劫舍並望且行極法俟餘風稍殄澆俗既移然後用輕刑未為晚也臣又見諸州置捕賊巡務比來以備警巡近者却被為非人詐為巡司劫盜閭里既難辯認為惡滋深乞一切去除此務凡盜賊出於百姓其原出於屠牛賭博飲酒不務營生請下諸州府巡屬普令沙汰此色之人嚴刑條法則無盜矣何必別置巡司臣又見州縣鄉村有力戶於衙府投名服事如有差役祇配貧下戶臣請州縣節級立定人數其餘令歸田里卽不困貧民詔曰馬勝所陳理亦公當嚴刑去盜正切救時付中書門下告諭中外於

極刑之中不得因緣枉濫務在懲惡止姦審詳行遣蕭希甫為散騎嘗侍天成三年希甫上言曰臣聞天地助順神理福謙既物性之德宜何虛心之致誤伏惟陛下自統臨四海勤恤萬方每崇恭儉之風嘗布仁慈之德卽合陰陽無爽災疹不生百穀豐盈五兵偃息今乃川瀆决溢水旱愆違必恐是調燮有乖祭祀未潔軫吾君宵旰之慮負陛下覆育之恩臣實痛心誰迴愧色伏乞特頒明詔下訪有司詢其消遣之方採彼妖祥之本應是前皇古帝徃哲先賢或有遺祠但存舊址在祀典者咸加嚴飭稟靈通者盡畧修

崇悉遵虔肅之誠無惰精祈之懇然後別宣長吏側聽庶民稍闕疾苦之繇須罄無循之策異其昭感仰贊昇平

趙鳳明宗朝爲端明殿學士有周玄豹者自言善相術明宗爲將時玄豹曰貴不可言帝素異之卽位後命爲少列頻召之鳳奏曰玄豹是臣鄉里人侍臣不薄前代術士妄言致人破家滅族者多矣玄豹藝術雖精臣不欲置之都下昔言陛下應運今已効矣陛下無事更詢而輕薄狡妄之徒不知命有定分若玄豹至京師則人士湊其門臣竊思之無益於是乃止

晉石昂天福中爲宗正丞上言曰臣伏見銅臺逆豎漳水叛城始見利而忽起禍心終負釁而難歸至化遂使雄師大舉元惡未除雖寵極被興宜奮雷霆之怒而勢窮力屈可哀螻蟻之生况師老費財民勞失本赦過宥罪素垂範於典經含垢匿瑕事頗關於仁恕伏望陛下施雲天之澤收霜雪之威捨獨夫百死之愆救一鎮萬家之命俾范延光令移本任別與小藩於滄邢兩州自選一鎮庶令省過俾遂自新率彼百萬之資金犒我千營之將士庶明陛下不將威脇但以得柔施好生惡殺之仁彰捨短從長之道暫行

虛刃必致太和所有隨從官員一任將行赴任或是
本城兵士屬府職寮亦仰依舊主持更無移改普覃
恩惠不問罪愆臣自請獨駕單車徑入逆壘布穹昊
不言之信闡陽春不報之恩佇見偃武修文再覩唐
堯之化放牛歸馬必興姬發之風

漢張昭遠漢唐天成中爲左輔闕上言曰臣聞周家
創業七百年漢氏延洪四百載非惟天命抑亦人謀
臣雖至愚粗聞其要叨居諫列備敢奏陳古者人君
卽位之後立嫡以爲儲闈列土而封子弟旣尊之以
名器復教之以訓詞則驕奢淫逸不萌於心仁智賢

明以習其性良繇擇正人以爲師傅聞善事益其聰
明假使中材亦成良器凡人善惡之性多因染習而
成將創無窮所宜重甚竊以元良宗子拜國本根或
陛下未欲封崇先宜教導所貴識古今之成敗知稼
穡之艱難使驕縱不期於心正道嘗聞於耳輒條芻
管仰瀆冕旒事具於後一帝王之子生長深宮爰自
幼冲便居逸樂目厭彫華之翫耳煩絲竹之音所謂
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倘非天生聰惠神授賢明持此
驕盈焉能無惑苟不預爲教導何以致之盤維臣竊
見先帝時皇弟皇子盡喜俳優聞無稽玩物之言則

娛心悅耳告致理經邦之說則俛目頰眉入則務飭
姬姜出則思叅僕馬親賓滿座無非優笑之徒食客
盈門罕有賢能之士以此知識以此宗師必若託以
維城付之主鬯無難亡之國無不破之家其則非遙
可謂殷鑒臣請諸皇子各依古議置師傅之官如陛
下厚之以渥恩課之以訓導今皇子屈身師事每日
講說善道一日之中但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
每至月終令師傅具錄聞奏或皇子上謁之時陛下
更令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爲益良多何必讀書自然
博識旣達安危之理兼知成敗之繇主鬯維城何往

不可臣雖短識事繫遠圖伏乞陛下詢於公卿以爲
可否一臣聞古之人君卽位而冊太子封拜諸王寃
其所繇盖有深旨一則欲尊儲闈而作盤石繫我宗
枝一則欲分嫡庶而辨親疎各歸名分使庶不亂嫡
疎不間親禮秩有嘗邪慝不作臣竊見近代聖后賢
君或有失於此道以此邦家構患釁隙萌生昔隋祖
聰明煬帝亦傾於楊勇太宗睿聖魏王終覆於承乾
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于聖代無此厲階其于卜
貳封崇在臣不敢輕議臣請諸皇子於恩澤賜與之
間婚姻省侍之際依嫡庶而爲禮秩據親疎而定節

文示以等威絕其僥倖保宗之道莫大于斯一臣聞上聖之才不修崇而合道中人之性隨染習而無嘗是故告以語言束之名教猶蹈覆車之轍不師銘座之言而况左右全闕正人染習不聞善事欲求賢行其可得乎伏見近代師傅之官所設備員而已未聞調護太子訓導諸王坐食俸錢誠爲尸祿臣請皇子中當爲儲位者雖未封拜先要切磋應在朝宮寮師傅之官請每日謁見皇子或講論時政或習熟禮容日增月修有益無損在臣愚職以此爲憂伏乞陛下付公卿詳議以爲可否伏惟皇帝陛下仁深拜善道

在勵精行慈儉而愛生靈正賞罰而激貞濫內外皆無闕政左右盡是賢臣諫者無以措詞多士惟期自勵臣豈合遽陳狂瞽輒犯宸嚴但以恩未報於君親事忽闕於國本庶禪萬一聊罄再三乾祐中爲太嘗卿上言臣聞江海不讓於細流所以成其大山岳不讓其撮土所以成其高王者不倦昌言所以成其聖臣歷觀前代乃至近朝遍閱聖君無不好學故楚靈王軍中夾勝不忘倚相之書漢高帝馬上爭衡猶聽陸生之說遂得宸謀益治宗社延長伏惟皇帝陛下纘禹丕圖受堯成法春秋鼎盛四聰不惑於咨詢廊

廟謀深六藝何妨於講習古者或立儒宮或開文館
旁求巖穴之士延納草澤之才雖有前規伏恐未暇
况國家設官分職選賢任能有輔弼講其國經有師
傳啓其言路可以談天人之際可以陳理亂之繇但
能屬耳於典謨何必服膺於卷軸伏望陛下聽政之
餘數召近臣討論經義所異熟三綱五嘗之要窮九
疇八政之源縱無取於儒冠猶異賢於博奕時帝年
十九猶有童心踈遠正人昵比群小但與郭允明段
贊等瘦詞醜語宮中手放紙鸞太后每提耳規之卽
曰經國之謀閨閣無宜預也外間頗聞故有是奏以

諷之蘇逢吉謂昭曰先帝在藩時今上已總卽命兄
事逢吉令誨之以正道今雖君臣禮隔乘間猶獻忠
言皆親狎不啻吾友所陳深中其病中書欲商量有
所發明但以疏內有輔弼講國之言難別敷奏曰蘇
之益深所愧懷

册府元龜

諫諍部

夫極言切諫以弼違箴闕拂心逆耳而有犯無隱觸
 法靡悔守死不貳此忠臣之志也若夫南面萬乘之
 貴中堂千里之奧威福已任慘舒立致乃敢奮發於
 悃幅規切其過失面折廷諍以救其非露章封事以

丹府元龜

河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一十二

直諫

夫極言切諫以弼違箴闕拂心逆耳而有犯無隱觸
 法靡悔守死不貳此忠臣之志也若夫南面萬乘之
 貴中堂千里之奧威福已任慘舒立致乃敢奮發於
 悃幅規切其過失面折廷諍以救其非露章封事以

明其道斯張良喻之於苦口韓非比之於批鱗非徒
戾一時之意且將蹈不測之禍自非誠心內蘊精忠
感厲冀一悟於人主而有利於國家者疇能若是哉
茲所謂匪躬之臣仗節之士者也然而奪美顯惡非
人臣之禮王文譎諫著風雅之義又何必以倖直詆
訐為任哉

夏闢龍逢事桀桀為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
里一鼓之而午飲者三千人闢龍逢進諫曰為人君
身行禮義愛人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
毋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

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未
之命矣夫

周芮良夫為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良夫諫厲王曰王
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
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
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
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
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也 極中 猶日怵惕懼恣之
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
極大雅曰陳錫載周 言文王布錫施利 是以載成周道也 是不布利而



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

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

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

于彘

享獻也

富辰為大夫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

滑

游孫伯周大夫

鄭人執之

鄭人文公捷也鄭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

衛滑故不聽王命而執三使

王怒將以翟伐鄭

翟隗姓之國也

富辰諫曰

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閱侮人百里

閱恨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恨

猶禁禦他人侵侮已者百里喻遠也

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于墻外禦

其侮

文公之詩周公旦所作棠棣之篇禦禁也雖相與恨於墻室之內然能外禦異族侮害已者

若是則閱乃內侮不敗親也

雖內相恨外禦他人故不敗親

在鄭天

子兄弟也

言與襄王有兄弟之親

鄭武莊有大勳力于平桓

武公

桓公之子突也莊武公之子莊公寤生也王功曰勳

平幽王之子平王宜兒也桓平王之孫文太子之子

桓王林也幽王既城鄭武公以卿士夾輔平王東遷

宋入凡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

東遷謂平王也謂鄭武公與晉文侯戮力

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也

子頹之亂又鄭之繇定

子頹周莊王之子惠王叔

父篡惠王而立惠王出居鄭厲公殺子頹而立之事在周語上

今以小忿棄之是以

小忿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

置廢也云云忘我大德思我小忿也

且夫

兄弟之怨不徵召於他

徵召也他謂翟也

徵於他利乃外矣

外利在翟章怨外利不義

明

棄親即翟不祥

善

以怨報德

不仁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

保不義則利不阜阜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

古之明王不失三德者三仁故能廣有天下而和寧

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十七年王

降翟師以伐鄭降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

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繇之利外則

禍今王外利矣樹利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

繇大任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應之後大任之家也

日思齊大任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一云摯仲氏任又

文王之母也祀繇二國姒姓夏禹之後

妃武王齊許申呂繇大姜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姜之家也大姜大王之妃

王季之陳繇大姬陳媯姓舜後也大姬周武之女成

公而封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內利內行七德親

媯之亡也繇仲任媯姁姓之國仲任氏之女為媯夫

取任氏而亡也昭謂幽王為西戎所密須繇伯姑伯

殺云言褒姒滅之明禍有所繇也密須繇伯姑伯

密須之女世本鄭武公滅之不繇女亡也昭為公羊傳曰先鄭伯

鄭武公滅之不繇女亡也昭為公羊傳曰先鄭伯

有善乎鄆云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此之謂也聃

繇鄭姬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姬鄭女為聃

夫入同姓相取猶魯昭公娶於吳氏亦其黷

姓息繇陳媯息姬姓之國陳媯陳女為息侯夫人蔡

而見之弗賓媯以告息侯息侯導楚伐蔡侯怨鄧繇

因稱息媯之美於楚子遂滅息以息媯歸也鄧繇

楚曼鄧曼姓楚曼鄧女為楚武王夫人生文羅繇季

丹府元覽

直諫部

卷之五百三十四

四

姬羅熊姓之國季姬季廬繇荆媯廬媯姓之國荆媯

也楚是皆外利離親者行淫僻小利於外不能親親以正其國王曰利何

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顯明庸勲長老庸用勲

也尚齒也愛親禮新親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

乃攜貳判分攜離也七德謂尊貴其親舊各以利退退自營也上求不暨

是其外利也暨至夫翟無列於王室列位次鄭伯南也王

而卑之是不尊貴也南者在南服之侯伯也或云南南而君也按內傳鄭在南服禮

畿外侯伯世位其見待重於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

周典主而蔑之是不明賢也蔑小平桓莊惠皆受鄭勞

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平王東遷依鄭武公桓王節位鄭莊公佐之桓王之子莊

王他也惠莊王之孫僖王之子惠王母倭也為子頽所篡出居於鄭鄭厲公納之自平王以來鄭世有功

故曰皆受鄭勞公者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

矣捷鄭文公名弱雅也翟隗姓也隗姓赤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

是不愛親也鄭桓公文宣王之弟出者鄭國之封出於宣王夫禮新不問舊

間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姜氏任氏之女為王女嬪王

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

能有濟也逸書也若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成功也王不忍小忿而

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陞階翟禍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

封大厭足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十年魯僖二十四年黜翟也翟后立通於王子

帶故王廢之翟人來誅殺譚伯誅責也翟人奉子帶攻王而殺譚伯譚伯周大夫

冊序元龜 諫諍部 卷之五百三十四 五

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對乎乃以其屬死之帥其徒屬以死翟師

州鳩為伶人景王二十四年鑄無射鍾成伶人告和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伶人媚王謂之和故

日未可知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言聲

道與政通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亂世之音然以

怒故曰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曹其所曹惡鮮

其不廢也故諺曰眾心成城眾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如城眾口鑠

金鑠銷也眾口所毀雖金石猶可銷也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害

害民之金謂錢鍾也懼一之廢也二金之中其一必廢王曰爾老耄矣何

知八十曰耄老耄昏惑明年悼王立王室亂鍾不蘇

秦茅焦齊人也始皇初為秦王九年遷太后於雍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繇此倍秦也一云茅焦諫曰陛下車

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為陛下危之言畢乃解衣趨殿始皇下殿左手援之日先生起矣假父嫪毐也嫪毐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

陽一云秦王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抗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復居甘泉宮咸陽南宮也

淳于越齊人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

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

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

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

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

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

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

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

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友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嘗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諤其說絀其辭

漢賈誼文帝時為梁王傳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言不可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諛諛也皆非

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厝置也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

未舛逆首尾衝決國制捨攘捨攘亂貌非甚有紀紀理也胡

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

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

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軌道言遵法制也

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

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

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

明

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
 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
 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
 以為萬世法人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
 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
 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念此
 至熟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
 固必相疑之勢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下數被其殃上數
 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
 帝淮南厲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與屠而為齊比王反欲擊

取樂陽也今吳又見告矣吳王之不脩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
 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莫大者言最大也權力且十此者乎十倍於此然而天下少安
 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
 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大抵猶言大畧也血氣方剛
 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之如
 此有漢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
 舜不治黃帝日中必焚操刀必割太公六韜日中不焚是謂失
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焚謂暴曬之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
 不肯蚤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墮毀也抗舉也劉割也



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
 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
 處將不合諸侯而安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
 能也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
 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
 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
 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
 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反室之勢以豫席之也
禮
 大夫之支子為反室席籍也言
 非有反室之勢為之資藉也
 諸公幸者乃為中涓
 其次厯得舍人
厯言纜
 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

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
 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
渥厚也
 然其後十年
 之間反者九起陛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
 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
 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
諉者託也尚
可託言信越
 等以疏故反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
 者親者亦恃強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
 臣請試言其
 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
 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
 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
 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布衣昆弟之心慮亡



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慮大計也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

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不行也雖行

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

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圍睛正視言驚愕也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

之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始欲設官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

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

所以然同姓襲足迹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

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

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坦屠牛者之將軍左也事見管子

亦不頓者芒亦謂亦之利如毫芒也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

於籠髀之所非斤則斧髀股骨也籠髀大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夫仁

義恩厚人主之芒亦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

諸侯王皆眾籠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亦臣

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

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强則最先反韓

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

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

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疎

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
 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
 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
 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蒞
 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
 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
 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有細民且知
 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
 若子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且

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

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

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

孫也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

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

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所有數償

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其漢故云頗入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償者謂所正

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

則漢償之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慮計下無倍畔之心

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
 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

萌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

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服朝委裘

而天下不亂置遺服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委裘當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喪衣也

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之陛下雖憚而久不

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腫足日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

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憺身慮亡聊

憺謂動而痛也聊賴也失今不治必爲錮疾錮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

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若蹠盤足下曰蹠今所呼脚掌是也言

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爲從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

兄子之子也惠王齊懷惠王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

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若蹠盤

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

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

奴媮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

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徵召也令

號令也操謂至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

首顧居下顧亦反也言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

有人乎顛倒如此而不能解救非但倒縣而已又類

辟且病痲痲足病痲風也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

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

寇不得復除逆豫也五尺以上不輕得息五尺謂小兒也

候望烽燧不得臥邊方備胡寇作高檣上作桔槔頭

卽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卽將吏被

然之以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煙夜則舉烽

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

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恐以皇帝之號爲戎人諸侯

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

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料量也不過

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

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

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

背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舉匈奴之衆唯

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菟不搏反寇而搏畜菟

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

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

民賣僮者僮謂隸妾也爲之綉衣絲履偏諸緣偏諸若今

爲要褻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內之閑中閑賣奴

君言其上爲乘車及騎從之象也

是故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入廟則服之宴

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統之裏縵以偏

諸謂以偏諸美者黼黻黼者織爲斧形是故天子之

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墻古者以奉一帝
 一后而節適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
 賤得為后服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
 自衣阜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
 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
 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
 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
 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
 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好為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
 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

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
 俗曰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贅婚也其不出妻家猶人身體之有麗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耰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母取箕箒立而諄語諄責讓也抱哺
 其子與公併倨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婦姑不相說
 則反唇而相稽稽計也相與計較也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
 亡幾耳然并心而起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蹶謂枝而取之
 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併兼
 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
 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



下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曩之為秦者今轉而漢矣然

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

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歲不同矣逐利不

耳慮非顧行也言其所追赴惟計利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今其甚者

殺父兄矣盜者剝寢戶之簾剝謂割求之也奉兩廟之器奉取

也兩廟高祖也兩廟高祖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

出幾十萬石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賦六百餘萬錢乘

傳而行郡國言矯僞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此其

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

間以為大故特徒也言公卿大夫徒以簿書期會而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至於俗

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

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

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箱篋刀所以削書札箱篋

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

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

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

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

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之寒心哉秦

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爭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

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虛謂丘墟今四維猶未備

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嘗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也廼始也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子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義禮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

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救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五

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樂詩名趣中肆夏亦樂詩名趣疾步也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恐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



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

許謂互相

斥罪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

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

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

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

菅茅也

豈非胡亥之

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

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

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

也秦世之所以極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

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

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

右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

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

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

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

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

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

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

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

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
 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顧
 也反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
 也也然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
 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
 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
 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
 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
 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

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
 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衰衰樂之
 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
 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之治
 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
 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
 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
 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
 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
 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



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曾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
 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
 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
 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
 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
 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
 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
 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
 男然後百官師小吏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
 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

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
 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
 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
 敢齒君之路馬蹠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
 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
 罰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
 遠不敬也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體貌謂加禮容
 而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
 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
 髡則咎僂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

泰迫乎

迫迫天

廉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

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

者投鼠而不可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

冠雖敝不以苴履

苴者履中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

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

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

也若夫束縛之繫縲之

縲謂以長

繩繫之也輸之司寇徧之徒

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

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

言知其有

一旦之刑吾亦廼可

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

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

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

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繫面吞炭

繫熏也以

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間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

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

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

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

頓亡恥皆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

若

然也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

逝往

主上有敗則因而挺

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賈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粹純也言其勢悉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可問也聞譴訶則白冠輦纓以毛作纓白冠喪服

也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罪耳請室請罪之室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

令在前先驅比官有別獄也加劔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明頸血故示若此也上執

縛繫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中罪非大非小也弛

廢也自廢而不自廢也上不使人頸蓋而加也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錯也其有大

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粹抑而刑

之也粹持頭髮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

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

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

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

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



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狀若金城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顧反也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以行無陛級之事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

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帝帝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初文帝白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一世傳世也諸侯猶且入恣而不制豪植而大疆植立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藩翰得宜則嗣王安國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伐北邊匈奴其疆敵為鄰能自完則定矣而淮南之比大僅能如黑



子之著面 黑子今所謂鷹子也 適足以餌大國耳 餌謂為其所吞食 不

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

為餌豈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飭小行競

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

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 蝟蟲名也其毛

為刺以為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 不義謂諸侯彭越黥

布等蘄謂芟刈之 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 諸侯皆在關東

故於東門外立之也東 畢以為王 畢猶盡 而天下安故

大人者不彙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

里越兩諸侯 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 而縣屬於漢 為縣而屬於漢 其使

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 悉盡也 錢用

諸費稱此其若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

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

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 列城縣也

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淮陽梁起於

新鄆以北著之河 新鄆潁川縣也 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 包取

也捷謂立封界也 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

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

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言帝享及太子嗣位之時 當今恬然適遇

諸侯之皆少 恬安也少謂年少 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

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

願指如意

但動願指麾則所欲皆如其意也

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

以言智苟身忘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

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

其臣而不自造事

欲發言則問其臣

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

惟陛下下財幸

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

文帝於是從誼計廼徙

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秦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

餘城徙陽城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

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

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

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

廣都之中卽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杜之間剽諸荆

軻刺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周書云無爲虎傳翼

奈王願陛下少留計將飛入邑擇人而食

